

所有信徒都去了科羅拉多：美國福音派與天主教的異同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

不久之前，亞蘇撒太平洋大學（Azusa Pacific University）神學教授當勞·科臣（Donald Thorsen）對我說了下面的笑話：「有一次，一群猶太人想要令猶太教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，他們其中一隊去了華爾街，試圖以猶太教精神影響商業；另一隊則去了華盛頓首府，試圖影響政治；還有一個團隊去了加州矽谷，嘗試改變科技的趨勢；最後一隊去了喬治亞州大西洋市，希望影響媒體。一群福音派基督徒也希望影響世界，於是他們所有人都去了科羅拉多泉（Colorado Springs）。」

當時我大笑說：「你是指詹姆斯·多布森（James Dobson）！」多布森博士是愛家協會（Focus on Family）的創始人，愛家協會位於科羅拉多泉，該組織積極地推廣保守的性倫理和家庭價值觀。在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，多布森博士和許多其他福音派領導人都表示支持共和黨，主要原因是共和黨在反墮胎，反同性婚姻和一些其他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議題上和他們的立場一致。上面的笑話是嘲諷福音派的狹隘焦點，剛巧宣道會的總部也是設在科羅拉多泉，但這笑話當然不是針對宣道會。

在上面的笑話中，如果你用「天主教」或其他群體來代替「猶太人」，其效果是一樣的。有趣的是，儘管天主教會和保守的基督教團體在墮胎、婚姻等傳統價值觀上擁抱幾乎相同的觀點，但天主教領袖和平信徒並沒有一面倒地支持特朗普和共和黨，根據民意調查，在過去五屆總統選舉中，天主教選民的選票幾乎平分給共和、民主兩黨。在 2016 年，45% 的天主教徒投票給希拉里，52% 則投票予特朗普；在 2012 年，50% 的天主教徒選擇奧巴馬，48% 選擇羅姆尼；2008 年，54% 投奧巴馬，45% 投麥凱恩；在 2004 年，47% 選克里，52% 選小布殊；在 2000 年，50% 支持戈爾，47% 支持小布殊。

美國天主教徒的投票結果是不難理解的，因為他們的教會領袖建議信徒要從多個角度去考慮候選人的政見。在本年度選舉之前，美國天主教主教團發表了一份指引，名為【怎樣構成忠實公民的良心】，從而指導天主教徒在總統選舉中怎樣去考慮不同的問題，這份文件直言不諱地指出：「作為天主教徒，我們不是單一議題的選民（single-issue voters）。」

該文件討論了許多問題，包括了墮胎、複製生命、安樂死、酷刑、戰爭與和平、恐怖主義、以巴衝突、保護兒童、宗教自由、貧窮、經濟平等、福利政策、社會保障、住屋、可持續農業、移民、教育、死刑、司法系統、一切形式的歧視、全球氣候變化、通訊、媒體、文化、全球化。限於篇幅，在下面我僅會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。

在這文件中，墮胎、複製、安樂死、酷刑、死刑都列入了「人類生命」這部分，基於尊重生命的原則，天主教主教團堅決反對上述一切行為，福音派和天主教在這方面的立場非常接近。我本人亦不接受民主黨標榜婦女的權利來合理化墮胎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對天主教徒來說，尊重生命的概念要廣泛得多。

天主教主教團宣稱：「對於天主教會，保護人類生命和促進人的尊嚴是沒有區別的。」教宗本篤十六世亦說：「教會堅持生命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的聯繫。」天主教會反對墮胎，但同時不贊成任何貶低和侵犯人類生活尊嚴的社會狀況。同樣，最近黃國棟醫生亦批評有些人為了保護出生權利而抗爭，但是，在這些嬰兒出生後，他們卻不關心這些孩童的教育和福利，這豈非前後不一致嗎？

天主教主教團還反對預防性的戰爭和使用酷刑。顯然，小布殊的「先發制人戰爭」與天主教的原則直接衝突。雖然特朗普批評小布殊的伊拉克戰爭政策，但他支持使用酷刑，他說：「有人問我覺得水刑（waterboarding）怎麼樣？絕對沒有問題，但我們應該採取比水刑更厲害的方法……我們必須打擊野蠻人。」

關於歧視問題，天主教主教團宣稱：「對我們的社會來說，繼續抗拒任何不公正的歧視是十分重要的，無論這種歧視是基於種族、宗教、性別、國籍、殘疾或年齡，因為這些都是嚴重的不公正和對人類尊嚴的侮辱。」天主教會還促進文化多樣性：「在美國，我們經歷了大幅度的人口變化，西班牙裔人、亞洲人、非洲人、加勒比海人和許多其他非歐洲裔社群的人口正在上升。今天，教會的使命是宣揚耶穌基督福音，並促進每一個人的生活 and 尊嚴，這使命和教會對於文化的洞察力息息相關。」特朗普是否尊重殘疾人、女性、墨西哥人、穆斯林……，我讓讀者自行判斷。然而，在 2016 年的選舉中，81%的白人福音派信徒投票予特朗普。相比之下，只有 60%的白人天主教徒選特朗普。

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各種政治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，當我閱讀天主教主教團的指南時，我發現有時候民主黨的政策是與天主教會是一致的，但有時共和黨的政策卻比較接近天主教會，難怪在過去五次選舉中，天主教徒的投票都不是一面倒。我十分欣賞天主教主教團在指引信徒時全面地分析所有問題，在這方面天主教會與美國社會同步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我指出選舉前一項【時代雜誌】的調查顯示，選民最關心的議題是經濟和就業、恐怖主義和國家安全、醫療保健、移民、社會保障、氣候變化……等。在選舉前後，每當我看 CNN，MSNBC，福克斯新聞台（Fox News）時，我發覺它們所覆蓋的選舉和交接新聞都是集中在貿易協議、經濟、國家安全、恐怖主義、保健、移民……。然而，福音派領袖卻高度關注性和性別等議題。

在這篇文章的開首我提了一個笑話，現在我再用另一個笑話來結束：如果你將自己的女兒交給比爾·克林頓，他可能和你的女兒搞三搞四。小布殊是一位虔誠的福音派基督

徒，他的性道德比克林頓好得多，不過，如果你把自己的兒子托付於小布殊，他會送你的兒子到伊拉克做炮灰。

笑話說完了，以下是真人真事：在二零零四年美國總統大選中，一些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福音派牧師和信徒支持小布殊連任，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他們的理據：因為小布殊很「道德」，他反墮胎和反同性婚姻。然而，一場出師無名的戰爭，導致五千名美軍和無數伊拉克人死亡，道德只是限於性倫理嗎？

天主教和福音派在墮胎與婚姻上都抱著保守的立場，但為什麼前者不會變成單一議題的選民，而後者卻將性倫理無限擴大呢？我將會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討這題目。

11.20.2016